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埴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五燈會元卷十五

宋 釋普濟 撰

青原下六世

雪峯存禪師法嗣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叅

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
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
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
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轅轢鑽遂
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峯莊
見一僧廼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
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别人語僧曰得師曰
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搤腕立地曰這

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卻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
與麼道便下座攔胷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
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
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
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
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玆契合溫研積
稔密以宗印授焉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
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

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下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後廣主見靈樹章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别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麽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没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

地始得亦莫趂口快亂問自巳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刼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别廣設

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穀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

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静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繢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

飯去來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叅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麽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麽有麽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麽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庚峯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榼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濶為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為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焰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

聽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卻須退步向自已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麽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麽且汝諸人有甚麽不

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
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
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鬬唼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
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為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
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
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
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上堂
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

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趂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麽生若是一般掠虚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觜誇我解問

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秖如雪峯道盡大地是汝自巳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

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秖為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即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皷猪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皷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虗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

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蠏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

門合履踐箇甚麽事大須努力珍重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秖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秖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籮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麽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

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巳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谿一路平沈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曰這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没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

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椀以那箇為差殊之見他古聖不柰何横身為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自𠩄詳除卻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

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秖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卻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榸漢有甚麼死急行腳去以拄杖趂下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干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腳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秖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

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秖是自賺有甚麽事近前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覔勝負還有人諫得麽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麽我與汝註破久

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竪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
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
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剎
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
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麽若不
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
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拈拄
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出去也

珍重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吽曰齩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秖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

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
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
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
手曰為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踍跳僧無對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
何師曰火裏蝍蟟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
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
牛吼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

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麽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麽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為甚麽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

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麽處曰南嶽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横說竪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摝上堂凾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麽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

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墊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胔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

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
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
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麽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
即且置作麽生會法身曰與麽與麽師曰這箇是長連
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麽僧無對師問
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㫖如何順曰
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問僧汝道當
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

禮塔來師曰謼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
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為主乃曰好
語秖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
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
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
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
秖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
師曰不快即道主曰作麽生是不快即道師曰一不成

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祗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巳後失却目前

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為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覔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敎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

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眞空不壞有眞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眞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瑫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瑫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

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踍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

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
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
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
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
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
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
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
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

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

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為甚麽不知有山曰秖為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麽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黄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麽生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

不見莫亂道曰秖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灉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灉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到江州有陳尚

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麽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麽生是教意書曰黄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麽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麽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

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卻
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
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
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
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
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勑迎請内庭供養逾月方還
因改寺為大覺謚大慈雲匡眞弘明禪師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卻幾人來曰恁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
問衣到六祖為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宗乘
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
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
天為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祗向長
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
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
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

生僧指倚子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虚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内外已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

出有叅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掀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垛生招箭總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鋩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

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竪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濶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鐼子濶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秖竪一指寒

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己事未明如何辯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秪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

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弁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麽人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羺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

春來草自青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為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秖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

劒師曰珊瑚枝枝撑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秖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為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

則先來不相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麼師曰既知清淨切勿忘却梁山觀別云也須排却

隨州雙泉山師寛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為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

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竪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山巉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趂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

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聻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聻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姓上官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寛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為甚麽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麽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

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
如何師曰喫嚙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曰三人證
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
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
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
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
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

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麽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賔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胷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

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
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為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
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上堂是汝
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
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秖是被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
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翫水汝且釘釘喚
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
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

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脱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横行一切人不柰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柰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条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麽試拈出看汝且喚甚麽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麽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

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已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瑎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

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脱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

眼始得秖如洞山恁麽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麽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麽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麽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麽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走歷（郎擊切）趚（七亦切）問如何是三寳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

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衆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黄襲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麽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

伏惟尚饗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亾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師曰趂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榔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入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

曰甕裏石人賣棗圏問如何是洞山劒師曰作麽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秖恁麽師又作麽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呌月明問正當恁麽時文殊普賢在甚麽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

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麽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麽問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

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三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劒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秖賜一劒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

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座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

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麽到恁麽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没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麽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

謳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為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韶州舜峯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

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為甚麼却降釋迦會

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又作麽生師曰黄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禀性虚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秖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秖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

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為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梵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炭僧便喝師

曰紅餤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為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衆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麽生提綱合作麽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麽眞如解脫當得麽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眞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麽有利鈍師曰四天打

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

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為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麽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賔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

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法要錫慧眞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洎工畢以聞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話曰為甚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

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廣州黄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陞座去也師便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道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山僧即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麽若會

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躂為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今

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為甚麽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㬚題卍字曰

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為甚麼卻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問太子初生為甚麼不識父母師曰迴然尊貴

英州大容諲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卻拒陽著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

拳僧曰眞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即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旣是大容爲甚麼趂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揾㨂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鷄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

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常寶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路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絶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懐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即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

心無處即菩提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没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牎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

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麽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麽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瑞州黄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様問如何是佛師曰眉麤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黄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叅雲外客試為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祗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

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瑞州洞山清禀禪師泉州李氏子叅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麽去汝見麽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秖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麽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静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黄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救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趂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

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為甚麽功名不就師曰秪為眠霜臥雪深曰恁麽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

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

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源眞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如大衆若得眞如即隱卻山河大地若不得即違古人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滅相即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眞不掩假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參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蹉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麽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問

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劒來否僧展兩

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㩦𥶊漢問如何鵝

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去也

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絶師曰青楊

氍毹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

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

是披雲境師曰一鉼淥水安𢙣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如何是眞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柬

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韶州雙峯慧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為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輥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甚麼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

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絶問如何是雲門劒師曰長空不匣鋒鋩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即不無作麽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

更雨新好者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簸土颺塵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别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作麽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為涅槃門麽

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麼會莫別有商量底麼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麼道已是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何所益諸禪德但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眞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戶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

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説似人曰為甚麼却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為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麼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拔劒攪龍門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麼出來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上堂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麼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總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叅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

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

鐵圍山

廬州天王巖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巳分上又作麽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日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挂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巳委向上機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汝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曰

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打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

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眞如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如何師曰口邊生荆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為甚麽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閣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問聲色二

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眞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堂總似今日老頭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老頭絕望闍黎不如然燃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髑髏還知麽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麽過久立珍重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踏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新州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祗待師曰瓦盌竹筯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即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眉州福化充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裏

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有影

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

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

曰將謂是海東船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

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眉州黃龍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曰少人

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

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厨喫飯漢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没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尚是

甚麽心行師曰敗將不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荆南人曰是師曰秖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因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即便禮拜自此依雲門為上

座僧問如何是解脱師曰穿靴水上行問如何是透脱一路師曰南贍部州北鬱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郢州篆子山菴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叅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

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為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即撚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尚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

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齈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為拋甎秖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

衆無對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麽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烏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麽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

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濟用師曰測宿曰恁麽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换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

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

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

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

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

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有意透者如

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

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

竪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欆
樹夜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
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麽生秖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
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
便門和尚為甚麽却攔截師曰牢下撅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絶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
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麽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
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為主未審白

雲甚麽人為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麽則法雨霶霑羣生有頼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崖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麽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麽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

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卻汝頭大海水溺卻汝

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為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勲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鄂州黄龍志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為甚麼却被雷打師

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葢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

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沩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寛禪師問曰甚麽來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秖裁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

舉即易答即難曰為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寛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剃三汴四問寶劔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汝問如何是隨色摩尼

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瘻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為甚麼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

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竪起拄杖曰大衆會麽言不再舉令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

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在定問離却咽喉唇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為甚麼口門窄師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反穿靴問金烏東涌玉兔

西沉時如何師曰措大不騎驢曰恁麽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槵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塲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麽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尚饗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蘄州四祖志諲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

松樹老鄰皴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核

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鸚鵡

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

人鴈回沙塞北鸚鵡慕西秦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宫𪚥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甎瓦泥土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不曾

作模樣曰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麽領會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呷羮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静淨還有地獄也無

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麽時文殊向甚麽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㮟椒薑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麽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也秖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

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懐胎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為甚麼如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横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荆棘叢林荆棘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林荆棘圍繞秪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

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雪峯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畬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畬須是燒畬人瞥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雹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髑髏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

虗心屋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空

鏁髑髏破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何

是法師曰劒樹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

焱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遥指扶桑日那邊問如

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築

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荆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張帆曰恁麽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著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戲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麽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峯小曰

此意如何師曰黃河輥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師竪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處州丫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鷹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聽

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

古人到這裏為甚麽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為他途路

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横肩曰楖栗横擔不顧人

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江州崇聖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横

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
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
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
相印且作麽生傳作麽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
證若如是也遮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
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趂蛺蝶九
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舁木鼓左

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

雪霽長空迥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黄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水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秪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列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峯韶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為甚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為法喪軀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

水緣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

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麽來却請恁麽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西川雪峯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瞥地不瞥地蹉過平生没巴鼻咄

薦福古禪師法嗣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

恰似是即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

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為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覷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荼毗獲設利建塔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為甚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華峯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寛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

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即就上堂教山僧道甚麼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

直棘曲鷂白烏玄還知得麼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鷂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鷂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鐀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善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

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沍夜
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
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
猶瞌睡露柱卻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
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卻屋
乘乾刈卻禾早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
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
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為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

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

園蔬枯槁甚擔水潑潑稜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

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

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

上金剛言訖而寂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

坑落壍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堦道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劒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

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麽
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
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麽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
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
面塵曰為甚麽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為之
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
盡短偈絶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
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峩嵋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秖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

須看師曰秖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麽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麽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麽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腳短

復州北塔思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

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潭州雲蓋志顒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

樓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曰

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榔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氷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雞鳴天巳曉趙州庭前柏打落青州棗咄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甎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黄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衆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前上堂千花競發百

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裹撼椿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壁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

喚作�České沸碗鳴且道恁麽說話落在甚麽處故不是取捨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麽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彝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元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

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麽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秖恁麽别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没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

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
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
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賔主馳騁問答便
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
聖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
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為麼
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
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

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麽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

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秖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秖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

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

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寛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嘘一嘘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卻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劒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大阿横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

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麽則入不二之門師嘘一嘘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卻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麽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虚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麽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為甚麽擡脚

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為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横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為祥為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卻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

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牕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師曰脚下毛

生問如何是陳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槨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胷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梵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窣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

低

黄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麽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麽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鄂州黄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黄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祗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福嚴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吃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

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麽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麽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清

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婆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竪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眞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

擬可像像之非眞非親非眞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矣覔焉覔當機隱顯兮絲髪諸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髪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叅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麽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

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趣出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日上首白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秖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祭且道承甚麽人恩力老頭也秖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為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秖是與諸人作箇

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𪿧卻請為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

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為甚麼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瞋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即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為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為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

禮拜師廼曰佛種從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迴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

徧界無知巳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緑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闌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龍虎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

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問你作麽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剎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麽生過得羅剎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

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宫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叅

青原下十世上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

年少不知其飽叅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黄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蟇趕鷂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

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麽時為甚麽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别朝朝祇麽說僧繇會寫真鎮府出鑌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為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

口嗢嗢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
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韈打睡早朝旋打
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
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潭州大溈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
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
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

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嘉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

老貪隨鼈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眞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塟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磵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闍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

曰和尚早晩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懐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齓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叅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

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
師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宫一人居日
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
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
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兩機兩
曽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
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

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
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濶應任孤
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
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嘉
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
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

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

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
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䒭發
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
上劔峽徒勞放木鵝師曰脫却衣裳卧荆棘曰人將語
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踌跳問聖君御頒親
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艕棹不停時
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

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卻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為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

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
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為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
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旣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
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秪此相期更無別事
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
文殊寶劒得者為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
千聖路絶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
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𠎝上堂

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麽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秖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衆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秖如不迷不醉是甚麽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麽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

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龜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鬉四角聚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

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
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
上堂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為地標招賢納士為
德標閑居趣寂為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
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
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
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

賣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覿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㽵塞虛空普天帀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鷄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黄葉落時聞擣衣衆上堂莫雖

葢纒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叅上堂一刀兩段埋没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下好與三十上堂拈一放一妙用縱横去解除玄救凡破聖若望本分草料大似磨甎作鏡衲僧家合作麽生良久曰寔

明州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舉看

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蚝蜢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秖為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捋觜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卻不是秘惜秖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參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已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為甚麼却覔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福州雪峯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

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

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峯便卷席

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夜嘶鳴拈

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袴

衆

令滔首座久叅溈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麽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麽師曰牧牛潭曰作麽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横挑囉哩囉

洞山寳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黄檗得大用未

審和尚得箇甚麽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

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説破攜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撑底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視

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拜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鈎容易上鈎來

雲蓋顒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為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辯路高低㕘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秖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㕘上堂不

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為受記便下座

五燈會元卷十五